

解放前革命书刊的反統治斗争

曹 予 庭

解放前，在向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白色統治作斗争中，革命书刊对揭露和粉碎敌人的罪恶活动，对教育和鼓舞人民的革命意志起了很大作用。且不談这些革命书刊的思想内容，仅就其出版、发行等方面来看，也有不少动人的事迹和各种巧妙的斗争方式，可以看出在反动派統治下的黑暗的岁月里，傳播真理的火种是何等不容易！

革命书刊的反統治斗争，最常見的是书刊封面的伪装。这些伪装的封面，有的显得道貌岸然，有的显得苗条纖秀，有的甚至故意蒙上一层灰暗之色，使敌人摸不着底。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的团中央机关刊物《列宁青年》，它的第一卷第十、十一两期的題名就叫作《何典》，并用了副題《吳稚暉先生的文学老师》；为了伪装得巧妙，这一期甚至还专门印了一頁扉頁，登載《何典》一书的提要。又如《列宁青年》的第一卷第八、九期合刊的封面，題为《美滿姻緣》，則完全像是一本旧言情小說了。这样的例子，可以举出很多。例如《紅旗》、《中国工人》就用过《摩登周报》、《紅拂夜奔》、《南极仙翁》等很多名义。

在封面的伪装設計中，也是經過一番深刻思考的。有些书刊的书名和封面画，不仅起了掩护内容的作用，以便发行；它的书名和封面画的本身，也具有高度的宣傳作用和战斗意义。例如一本以“独立书店”名义在1941年7月出版的、題名为《到自由幸福之路》的书，封面画作一男一女携手走向光明前程，乍一看，像是一本恋爱小說，寓有脱离封建牢籠之意。但当翻开这本书来看，里面却是：刘少奇同志写的“我們在敌后干什么？”、吳克坚同志写的“論陝甘宁边区施政綱領”、陈克寒同志写的“晋察冀边区的县議会”等介紹和論述解放区情况的文章，使人讀后深深觉得这才是一条真正的“到自由幸福之路”。另如封面印作“南京扫蕩丛刊社出版”、标作“扫蕩丛刊之Θ”的《戴笠將軍及其事业》

这本书，从书名来看，似乎是一本歌功頌德的书，但其内容却是一篇深刻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罪行的檄文。特务头子戴笠的“事业”，原来是充滿血腥味的、令人发指的“事业”。

敌人总是企图用各种恶毒卑鄙的办法来摧殘人民的革命活动的。敌人对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，所采取的查禁、封存等破坏活动也是层出不穷的。党为了避开敌人的注目和迫害，为了把革命书刊能够順利地发行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手里，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，往往在这些书刊上不印載出版发行机构的地址，有些虽印有地址，但在原址又不一定是这家机构……。例如党在成立后不久所設立的第一个出版社——“广州人民出版社”，名在广州，实設上海。“广州人民出版社”在它所出版的各种书籍或是在其它书刊上所載的广告，都清清楚楚地印明地址是“广州昌兴馬路二十八号”，而在这一地方，却又是“国光书店”，又是“新青年社”，但如真有什么工作或是信件联系，这一地方却又有人接待联络。原来，不管它叫什么牌号，都是党的有关宣傳机构。名称牌号的不同，只是应付不同环境的不同斗争方式罢了。

地址变换的例子也是很多的，党刊《响导》和《前鋒》等，都是变换过不少地址的。《响导》很多期的通訊址是寄至××大学×××君轉，《前鋒》第一期的通訊址是广州昌兴馬路二十八号，第二期就換作广州司后街四十五号了。又如，党在1926年3月12日出版的《孙中山先生与国民革命》一书，内收“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”及蔡和森、瞿秋白等同志写的悼文，书上只印載通訊处为“北大一院許元真君”，如果不对证党刊《响导》在这一时期內所出版的那几期通訊处也印有“北大一院許元真君”的話，就难測知这本书籍是党所出版的了。

革命书刊在出版、发行方面所运用的斗争方式，除了上述的封面伪装、地址变换等外，还利用敌人的統治手段变为我們的反統治手段。这方面，最突

出的要算是“开天窗”的斗争了。革命书刊要刊载宣传革命思想、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远景，和揭露敌人罪恶活动的文章；敌人则要查禁这类文章。这时，敌人往往采取封锁消息、没收稿件、禁止出版等阴毒手段，企图掩尽天下耳目。革命书刊在当时虽迫于环境未能发表这类文章，却采取针锋相对，以牙还牙的斗争，在出版的书刊上出现成块成块的空白，用开了“天窗”的形式，把敌人的罪恶活动暴露了出来。例如1921年4月7日出版的《共产党月刊》（共产主义小组主办）第五号第二页上，就是整面的空白，并在这空白上印了几个大字：“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”（按这篇文章是“告中国的农民”）。这是党在革命书刊中最早的一次“开天窗”的斗争，它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者！

这种“开天窗”的斗争，在以后就被多次运用；在新闻方面更多。例如：1937年1月创刊的《热

风》，这个刊物出版后，立即遭到禁止。第一期是“创刊号”，第二期便是“终刊号”。编者在“终刊号”的封面上，印了四个黑体大字：“奉令停刊”。这样封面的刊物，放在书摊上，简直是对国民党反动派“出版自由”的极大讽刺，像一把利剑戳穿了它的“自由”招牌。至于1941年1月18日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出现的大块空白，和在这空白上印载的周恩来同志亲笔题字：“为江南死难者志哀”和“千古同冤，江南一叶，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”则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，非法逮捕叶挺军长的“开天窗”斗争。

革命书刊的反统治斗争是尖锐的、激烈的。尽管它在出版、发行工作方面的斗争方式多种多样，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这就是如何千方百计地突破敌人的迫害，向人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，进行革命教育。

我馆的黑板报——《图书馆与读者》

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宣传组

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，定期出版黑板报——《图书馆与读者》。从1962年8月创刊以来，每两周出一次，颇受读者的欢迎。每期都有“新书介绍”，推荐质量较高的图书。并对切合重要科研题目的新书予以重点介绍。如：中文书《稻作论文选》、《土壤微生物学问题与方法》，俄文版《农业中小型机械化》、《城郊农业的经济基础》，英文版《反芻动物的营养》、《园艺学的进展与应用》，德文版《作物育种手册》，日文版《续作物试验法》等等，均有较详细的内容介绍。根据读者的意见增加了旧书重荐。曾重荐过几种重要的先进分析方法和检索性的工具书刊。

此外，还开辟了“专题介绍”（如“馆藏英语自学丛书介绍”）和“馆藏重要期刊简介”等。这些书刊介绍，除由馆员拟稿之外，还请有关研究人员撰稿。如土壤肥料研究所林

声远同志，作物栽培育种研究所过孟先同志，情报室李振如同志，都曾分别为黑板报撰写过日文书《抗生物质》、《续作物试验法》，德文书《作物育种手册》的内容介绍。

在黑板报上还不断反映读者的意见和要求，刊登读者的来稿来函，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。同时又经常向读者宣传馆里的规章制度，报道本馆的工作动态，表扬爱护图书的好人好事。每次出版后，都能吸引不少本院和来院参观访问的同志们。许多研究人员根据黑板报的介绍预约新书，借阅好书，利用目录工具索取有关专题资料索引等；也有不少读者根据“新书介绍”到书店去买书或要求我院代购。目前看来，“图书与读者”是我馆向读者推荐好书，宣传规章制度，密切与读者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。